



史怀彻

SHI HUAI CHE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史 怀 彻

【日】牛島久子 著
夏金池 译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1983·哈 尔 滨

责任编辑：牛克敬
封面设计：姜录

史怀彻

〔日〕牛岛久子 著

夏金池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厘米 1/32 · 四张 4·4/16 · 字数 74,000

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统一书号：11093·110 定价：0.32元

目 次

一、童年时代的故事.....	(1)
为动物祈祷.....	(1)
讨厌特殊照顾.....	(6)
杰出的音乐才能.....	(10)
科耳马尔的黑人雕像.....	(11)
二、在缪尔毫森.....	(14)
循规蹈矩的生活.....	(14)
一个良好的开端.....	(17)
毕业考试的骚乱.....	(20)
三、下决心的时刻.....	(24)
我过于幸福了.....	(24)
三个人的学习量.....	(26)
遵照耶稣的旨意.....	(30)
决心作一名医生.....	(32)
与疲倦作斗争.....	(33)
温柔的伴侣海伦娜.....	(36)
四 你好，非洲！	(39)
不幸的历史.....	(39)
到非洲去.....	(42)

奥戈韦河.....	(45)
用独木舟迎接.....	(48)
五、鸡舍医院.....	(53)
开始的第一步.....	(53)
可怕的河马.....	(60)
部落的法律.....	(62)
黑人的禁忌.....	(64)
助手约瑟夫.....	(66)
医治心病.....	(69)
六、博士和黑人是兄弟.....	(71)
建立医院.....	(71)
治疗中的喜悦.....	(76)
怀着感激之情.....	(80)
大自然的宠儿.....	(82)
珍惜物品之心.....	(83)
七、战争.....	(85)
博士当了俘虏.....	(85)
漫长的苦难岁月.....	(87)
尊重一切生命.....	(89)
八、归国.....	(94)
去俘虏收容所.....	(94)
荒废的故乡.....	(97)
又能去非洲了.....	(98)
九、服务圈在扩大.....	(100)
重返兰巴雷内.....	(100)

忍着饥饿重建医院	(105)
两个故乡	(110)
十、通向和平与独立的道路	(112)
第二次世界大战	(112)
对原子弹的愤怒	(114)
八十岁的青年——史怀彻	(116)
动物们的乐园	(117)
伴着巴赫乐曲逝去	(118)
史怀彻年谱	(121)
后记	(127)

一、童年时代的故事

为动物祈祷

这是发生在星期天的事情。在初夏的明朗阳光下，阿尔萨斯静谧的风光显得格外光辉熠熠。

在那平缓的小山麓下，有一座尖塔耸立在村子中央的高台上，它就是冈斯巴赫的教堂。

一天，在冈斯巴赫村的教堂里，正准备为新来的牧师举行就任仪式，镇子和村庄的牧师都带着他们的夫人乘马车到来这里聚会。

在教堂门口，站着新就任的路易·史怀彻牧师。他的旁边并排站着怀抱婴儿的阿迪莱夫人和一个小女孩。

夫人们先和牧师寒暄了一阵，接着想夸奖夸奖被阿迪莱夫人小心翼翼抱在怀里的婴儿。但是，当她们向被柔软的缎带与花边装饰着的帽子里的小脸瞟了一眼之后，赞美的话顿时说不下去了。

“哎呀！这是令郎吗？多么……。”

刚刚六个月的阿伯特，长得非常小，他没有普通婴儿那样粉红的脸蛋儿。在那黄色的、满是皱纹的脸上，只有一双大眼睛闪着光，令人感到有些异样。



夫人们慌忙地把目光移向阿伯特的姐姐，故意夸大其词地说：

“这是姐姐吗？噢，真可爱！”

她们七嘴八舌地说了一阵，好象很难为情似的慌慌张张地走进教堂里去。

没有一个夸奖阿伯特的人，妈妈实在忍耐不住，跑进寝室里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

“这孩子能平平安安地长大成人吗？……”

妈妈经常担心着，因为阿伯特是一个身体很瘦弱的孩子。也许是由于冈斯巴赫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清新的空气以及邻居饲养的乳牛奶汁新鲜，阿伯特自从搬到这里来以后，身体明显地结实起来。

阿伯特·史怀彻，一八七五年出生在德国占领的上阿尔萨斯的一个称为盖泽尔堡的小镇里。“那一年的葡萄长得真好！”听到人们的这种称赞时，阿伯特仿佛感到这是对他诞生在那一年的赞扬。

父亲路易·史怀彻是盖泽尔堡教堂的代理牧师（地位仅次于牧师），母亲阿迪莱也是一位牧师的女儿。阿伯特出生后的第六个月，父亲成了冈斯巴赫的牧师，所以他和爸爸、妈妈、还有比自己大两岁的姐姐一家四口搬到这里。

此后，阿伯特又有了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可是最小的妹妹夭折了，所以只有他们兄弟五人一起平安地度过了少年时代。

在三、四岁的时候，父母就同意了他每周星期天去做礼

拜，所以，阿伯特星期天过得都很快活。

教堂里光线晦暗，装饰得庄严肃穆，使人一到了座位上，就不知不觉地平静下来。在这里，阿伯特能安详地聆听着站在讲坛上的父亲做祷告或说教。但是，每当他听不懂时，往往就不自觉地打起哈欠来。这时坐在旁边的佣人，立刻就用带着手套的手把他的嘴捂住。

阿伯特的头发硬而弯曲，不管佣人怎样用梳子给他梳拢，一会儿又变得乱蓬蓬的。于是，佣人就气急败坏地拽着阿伯特的头发吓唬他说：

“人家都说头发硬的孩子，长大了性格一定固执。”

此外，在那乱蓬蓬的头发下隆起的额头，也成了教堂掘墓人耶格莱挖苦他的话题。耶格莱总是一本正经地说：

“早晚会从这儿长出个犄角来！”

对于大人这些开玩笑的话，阿伯特总是爱挂在心上。有好长一段时间他对谁也不讲话，自己默默地发愁。他担心如果一旦成为性格固执的人怎么办？头上真的长出犄角来又怎么办？……

阿伯特是一个多情善感的孩子。他特别不能忍受的是看到动物受虐待。在冈斯巴赫村附近，有一个叫做“科耳马尔”的镇子，那儿有个屠宰场。阿伯特经常看到一些老了以及患了病不能劳动的牛马，被生拉硬扯地赶进去。奇怪的是那些牛马似乎知道自己的下场和命运，死也不肯迈步，这使饲养牲畜的人大伤脑筋。这种连推带拉又用鞭子抽打的驱赶方法，对饲养的人来说一定是非常吃力的。在阿伯特看来，这样残酷的事情还是没有的好。

阿伯特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要先做“晚祈祷”然后上床。他认为在祷告的词句中，只为人进行祈祷总有些不太对头，也应该有人为动物祈祷……因此，他把自己想出来的祈祷词悄悄地补充进一句：

“上帝，请您保佑所有的动物和生灵吧！”

有一件事情对阿伯特来说是难以忘怀的。

这是他七岁时的事儿。他和朋友海恩里希两个人用橡皮筋做弹弓，做好后海恩里希说：

“到葡萄园去吧，那儿有许多小鸟！”

阿伯特一想到用弹弓打鸟，心就扑通扑通地直跳，但是，说不去又怕人家笑话自己胆小，这也是他不愿意听到的。

没有办法，只好随着海恩里希到葡萄园去了。正是早春季，节，在没有吐出新芽的葡萄藤上，果然有许多小鸟啾啾地欢快地唱着歌。

海恩里希蹑手蹑脚地藏到葡萄藤下，准备好弹弓，并用手势向阿伯特示意，让阿伯特也照着自己的样子去做。

“一、二、三，打！”

海恩里希命令说。

阿伯特隔着细细的葡萄藤儿从下往上看，小鸟们仍然毫不知地继续鸣啭着。顿时，他感到小鸟的身影大了起来，阿伯特急得嘴干渴得象要冒烟似的。他想即使自己放下弹弓，但海恩里希的弹子还会打中小鸟，这可怎么办呢？

正在这时，教堂的钟声响彻了寂静的葡萄园。这声音在阿伯特听来似乎是在说：

“不能杀死它们！不能杀死它们！”

这是唤起阿伯特勇气的上帝的声音。他扔下弹弓，猛地扑向葡萄树，用力地摇了起来。于是小鸟吓得都飞走了。

“你干什么呀，阿伯特。”

阿伯特对发了怒的海恩里希大声地说：

“不能杀死它们！不能杀死它们呀！”

阿伯特说完后就跑开了。从此以后，阿伯特说话变得理直气壮了，不管谁说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断然拒绝。

这一点对于一个性格温和而又懦怯的少年阿伯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无论是谁遭到朋友的耻笑或者和朋友发生隔阂，这都是很悲痛的事，当然阿伯特也不例外。但是从这一天以后，他认为错了的事情，就明确地向朋友提出来；他不想去做的事，不管别人怎么邀请他也敢于断然拒绝。这样一来，朋友们不但没有象阿伯特所担心的那样和他疏远，反而对他更加信赖了。

阿伯特虽然下定决心要爱惜和不折磨生灵，但做起来却很难。有时他对家里养的小狗逞威风，并觉得很得意；有时在骑马时，为了让马快跑用鞭子拼命地抽打已经疲备不堪的马。事后他总是懊悔，久久沉浸在忧郁的情绪中。

讨厌特殊照顾

阿伯特六岁的时候，父亲领他到学校去，那是十月份一个特别晴朗而温暖的一天。在上学的路上，阿伯特一直是边

哭边走，心中忐忑不安。但是，学校生活比他想象得要快乐得多，所以他很快就习惯了。阿伯特多少有些腼腆，但又是个爱说笑的纯朴少年，所以很快就和大家交上了朋友。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他们边玩边走十分惬意。

有一天，决定进行摔跤比赛，阿伯特和一个个子大力气强的盖奥格对阵。围在四周看热闹的孩子们，都认为这么个大块头的盖奥格对小不点的阿伯特胜负已成定局。阿伯特自己也毫无信心，但他还是奋然迎战。于是，出人意料的场面出现了：盖奥格竟然很软弱，轻易地被阿伯特撞倒在地。阿伯特趁势骑到盖奥格的身上，得意洋洋地使劲儿往下压。

“怎么样？还是我胜了吧！”

“混帐！我象你一样光吃肉汤的话，也不会输。”

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阿伯特的心，他立刻泄了气。盖奥格出于愤怒所说的气话确实是实情。村里的孩子家境贫寒，顶多一年吃一、两次加肉的汤。阿伯特的家庭虽然算不上富裕，但是每周总能吃上一两次多少加些肉的汤。村子里的孩子们必然会感到：到底是牧师家的公子啊！

在这以前，阿伯特有时感到大家对自己另眼相看，心里很不舒服。盖奥格这句话正击中了痛处，他顿时感到孤独得难以忍受。

从此以后，阿伯特成了一个不吃肉汤的孩子。因为肉汤是他以前最爱吃的东西，所以母亲担心地问道：

“阿伯特，身体哪儿不舒服吗？”

阿伯特责怪地说：

“这么好的肉汤我不喝，别再问了！”



其实，阿伯特一闻到这散发着香味的肉汤，肚子早就叫起来，可是盖奥格的话始终在他耳边萦回，无论如何也忘不掉。阿伯特要和村子里的其他孩子们一样，并和他们建立真正友谊，不能自己一个人吃好东西，自己一个人穿暖和衣服。阿伯特暗自下定的这种决心，在好多事情上引起父亲母亲发生磨擦。父亲有时甚至气得想把他关进地下室的仓库里。

有一次，阿伯特和母亲一起到镇上买东西。镇上有个很大的帽子店，母亲想给他买一顶漂亮的帽子。女店员笑容可掬地拿出许多帽子给阿伯特戴。

“噢，很适称！”

“有男子气概，看起来挺率！”

“这是最新颖的样式呀！”

女店员在一旁奉承地说。母亲看中了一顶漂亮的水兵帽，但是阿伯特不赞成，因为他没有看见过村子里的孩子戴什么水兵帽。

店员一个接一个地拿出许多新帽子，帽子在阿伯特的前面堆起了一座小山，最后其他店员也都围拢过来，这个好、那个好地议论着。

“喂，阿伯特，快点！从这里面挑一顶吧！”

母亲的声音有些不耐烦似的，阿伯特为难地哭了起来。好不容易才想起来说：

“买一顶和大家一样的帽子就行了……。”

店员们一个个面面相觑、互相耸了耸肩膀。一个店员从帽架的角落里取出一顶过去卖剩下的茶色毛线帽子——是的，只有这顶帽子才是村里孩子们戴的帽子。这种帽子冷时

可以遮住耳朵，在下巴颏那儿把纽扣扣上；到处跑时，还可以团成团，塞到衣袋里。

阿伯特决定买这顶帽子。店员们张罗了好一阵，他却只买了一顶便宜货。也许是出于这种原因，店员们便用奚落的语气说：

“对令郎来说，这类货色最合适不过了。”阿伯特从内心感到对不起母亲，但是又不知道怎样解释才好，幸好母亲什么也没有说，紧紧攥着他的手，三步并作两步地离开了帽子店。

也许母亲已经体察到了阿伯特的心情。

那以后，在买手套、鞋子等物品时，也发生了同样的争执。这样不仅激怒了父亲，同时也使母亲很为难。但是丝毫不知道底细的村里的孩子们，依然对阿伯特另眼相待，不论什么事他们总是这样说：

“有钱人家的孩子总是与众不同啊！”

“你是公子哥儿！”

听了这些话使阿伯特非常沮丧。

杰出的音乐才能

在学校里，阿伯特读书、写字和算数等课程掌握得都不熟练。他在课堂上经常呆呆地沉思着。他唯有在音乐方面，表现出非凡的天才。

“我不是什么天才，而是一个平凡的少年，好象仅在音乐上有一点天资。”

史怀彻博士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阿伯特五岁的时候，父亲教他弹钢琴。他喜欢一个人、按自己喜好的方式弹奏，他擅于随心所欲地创造新的旋律，按自己的想法给赞歌伴奏。到九岁时，他已经能够在做礼拜时，为教堂弹风琴了。

爸爸在当地是演奏钢琴的名手。外祖父也是一位牧师，是一位热心研究管风琴的人，每当他到外地旅行时，都先要到教堂去查看一下管风琴，不然就不放心。当然在演奏方面他也是第一流的，特别是即兴演奏尤其精采。

阿伯特对音乐的感受能力，大概是从父亲及外祖父那儿继承下来的吧？在学校里，听到从音乐教室里传来高年级生的二部合唱，音调是那么和谐，就这一点也足以使阿伯特向往的了。

九岁时，阿伯特进了明斯德专业中学。从家到学校有三公里，步行要用一个小时。这条山路景色美丽，所以上学下学也是一件饶有兴趣的事。随着季节的变化，景色也略有区别。天空和山脉、还有坍塌的古城等景物，给阿伯特增添了多么大的喜悦啊！有时他想把大自然的秀丽景致，用彩色铅笔描绘在写生簿上；有时也想用诗歌来歌颂它。但是这对阿伯特来说，简直是难上难，就连画一笔画写一行诗也无从下笔。但是，如果面对着钢琴，闭上眼睛，只要一想起山中的景色，弹起即兴的曲子来，萦绕在脑际的旋律，就会象泉水一样从指尖儿涌现出来。

科耳马尔的黑人雕像

父亲是个温文尔雅的人。他认为只要孩子不是毫无道理